

大卫·特纳博士，马太福音

第9B讲 - 马太福音21-22章：凯旋入城与悲惨后果

再次问候，我是大卫·特纳，这是我们马太福音课的第9b讲。在这节课中，我们将尝试讲解马太福音21章和22章中的一些精彩内容。我们的主耶稣已经抵达耶路撒冷，并经历了所谓的凯旋入城，但结果却是悲剧性的。

我们有很多内容要讲，所以进展会比较快。至于凯旋进城，我们这样来看。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场景我们都很熟悉。

一位征服的国王，带着荣耀与权力的盛装，凯旋而入城。然而，这凯旋入城的场面却有些奇怪。国王衣着简朴，既没有皇袍，也没有盛装的军装。

他骑的是一头朴实无华的年轻驴子，而不是一匹英勇的战马。他温顺，却不带军人气。他的出现传递出复杂的信号，难怪整个耶路撒冷都对他的身份感到困惑。

矛盾的是，耶稣的进入却兼具权能荣耀的外在，以及谦卑的意象。在他的整个传道生涯中，他的教导始终是高举谦卑、低调行事的典范。不妨在你的经文汇编中查阅这些词。

因此，所谓的凯旋进入，正是耶稣国度颠倒价值观的缩影。耶稣彻底改变了世人对伟大的定义：伟大的体现在谦卑的服侍，而非傲慢的统治。但若要描绘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即耶稣的再来与审判，请参阅启示录19:11及后续章节。

人群的呼喊充满了讽刺。他们既正确又错误。他们正确地将弥赛亚的话语归于耶稣，但他们对弥赛亚话语含义的理解却不正确。

他们正确地引用了弥赛亚的经文，却错误地将他们的弥赛亚塑造成一位战无不胜的军事英雄。这并不奇怪，因为就连门徒们都还没领悟那句“2026年，你们的情况会有所不同”的名言。因此，正如我们所说，凯旋进入耶路撒冷，也是一种悲剧。

现在我们快速转到21:12-17中关于圣殿的清理或洁净。出乎意料的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后的第一个举动并非将其从压迫的罗马占领军手中拯救出来，而是将其从自身的伪善中拯救出来。他没有直接威胁现状，而是直面圣殿——以色列的宗教中心及其既定的领导层。圣殿不再是祷告的殿，而是被扭曲成了商业活动的中心。

耶稣究竟是出于原则反对在圣殿外院进行商业活动，还是他的行为是为了反对那些利用虔诚朝圣者虔诚宗教动机牟取暴利的贪婪，这一点尚不明确。无论如何，耶稣在圣殿中的主要活动都是为了反对虚伪，并为了穷人着想，这一点意义非凡。如同在他之前的先知一样，耶稣的言行都反对以色列既定崇拜的腐败，也为了那些地位低下的人。

因此，耶稣在圣殿中的作为，表明了末世的逆转：温柔的人将承受地土，而腐败的领袖将被贬低。这一事件中隐含的基督论令人印象深刻。耶稣在圣殿中的医治，以及他先前洁净圣殿的举动，都印证了他在12.6节中所说的：“有一比圣殿更大的，在这里。”

当耶稣引用诗篇8:2来证明孩子们的赞美时，他含蓄地宣称自己配得诗篇中对造物主上帝的赞美和敬拜。根据11:25，马太认为这种洞见源于神的启示，而非人类的智力或直觉。因此，与以色列既定的等级制度相比，仅仅是孩子就能更好地理解耶稣的身份，这完全合情合理。现在的问题在于，圣殿的清理究竟是更新还是毁灭。

人们普遍认为耶稣在圣殿的举动是一种纠正或净化的行为。但有些人认为，耶稣与其说是在改革圣殿，不如说是在宣告它的毁灭。耶稣确实在24章2节预言了圣殿的毁灭，但福音书中所描述的活动并非针对圣殿的祭祀活动，而是针对依附于圣殿的商业活动。

耶稣没有干预祭司，而是干预那些从事金融交易的人。在旧约中，先知们常常谴责圣殿及其祭司的腐败，但这些预言并非针对祭祀制度本身，而是针对其滥用。例如，参见撒母耳记上22:18和19、以赛亚书28:7、耶利米书6:13、以西结书8至10、何西阿书4:4至6、弥迦书3:11和西番雅书3:4。耶路撒冷圣殿的腐败也出现在两约之间时期的后期犹太文献中。

洁净圣殿这一举动既象征着对圣殿弊端的改革，也象征着如果弊端继续存在，将面临即将到来的审判。对圣殿腐败的抗议与对其未来毁灭的预言并不相互排斥，尤其是在23:39中，人们有悔改的盼望，以及在以西结书40至48章中，人们有末世圣殿兴起的盼望。旧约中真正的先知活动不仅预言了审判和盼望，也直面了以色列人当前背弃圣约义务的现实。

马太或许认为耶稣的作为应验了玛拉基书3:1及后续经文中主突然降临圣殿的预言。另一种可能性是撒迦利亚书14:21最有可能的译本，其中预言有一天，主的殿里将不再有商人。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21:18至22中对无花果树的咒诅。

咒诅无花果树是耶稣在此背景下的第三个象征性举动。耶稣骑着驴驹进城，并清除了圣殿里的商业活动。这两个举动分别体现了耶稣的君王和先知角色。

预言性的角色在咒诅无花果树中延续下来，据说这似乎是耶稣做过的最奇怪的事之一。但是，如果我们查阅上文注释中引用的旧约经文，好吧，不好意思，如果我们查阅我们之前讨论过的旧约经文，就会发现这类预言性的行为寓言通常很奇怪。对无花果树的斥责或咒诅传达了两个神学教训。

首先，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象征着那些圣殿刚刚被清理干净的犹太领袖们。读者对耶稣的欣赏程度远不及孩子们（21:15-16）。他们看到耶稣那些不容置疑的神迹，却质疑耶稣的权威，而不是赞美上帝的祝福。

马太福音自始至终都在强调领袖的无果。这里再次强烈地指出了这一点，但耶稣的完整和最终谴责要到23章才会到来。拒绝上帝的使者将会带来后果。

第二，软弱的门徒仍然需要培养信心，相信神的能力会回应他们的祷告。他们小小的信心曾多次被耶稣责备，而这次，他们再次被承认在信心上有所成长。他们受到挑战，要在信心上成长。

这一课与圣殿相关的背景恰如其分，因为在21章13节，圣殿被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并与以赛亚书56章7节作了对比。或许，这两个看似无关的课在这里放在一起，是为了对比不信的犹太领袖的徒劳无功与耶稣信主的门徒可能结出的硕果。现在，我们快速地讲到耶稣和约翰的权柄，这个问题在21章23至32节出现。耶稣被问到关于他权柄来源的问题，并非无知之举。

马太福音对耶稣大有能力的话语和作为的叙述，一再向犹太领袖表明耶稣的权柄来自天上。例如，7:28, 29, 9:1至8:12, 6:8, 28, 38, 41和42, 15:1至12以及16:1。然而，这些领袖的洞察力不如他们所领导的群众，因为就连群众也把约翰和耶稣视为先知。领袖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出于敌意，也可能是想诱使耶稣说出一些可能被视为亵渎的话。

但耶稣反其道而行之，他向领袖们提出了一个他们不敢回答的问题，即关于约翰权柄的来源（21:25）。然后，他要求他们回应一个关于两个儿子的比喻，这一次，他们的回答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21:28-31）。他们的罪不仅在于像第二个儿子那样拒绝履行承诺，还在于拒绝效仿第一个儿子的例子，而第一个儿子代表了税吏和娼妓，他们的悔改本应促使领袖们悔改（21:32）。

耶稣在圣殿中的作为彰显了祂对圣殿的权柄。根据12:6，这里有一位比圣殿更大的。从这段经文可以清楚地看出，成为天国的门徒，不仅要言辞，更要行出行动。一个人最初所说的话，可能会被后来的行为所推翻，而行动才是最重要的。

想到圣殿的官员们虽然精通律法，又从事着宗教职业，却不遵行天父的旨意，实在令人震惊。更令人震惊的是，上帝竟然如此恩典地吸引那些罪孽深重的罪人悔改，进入天国。回去看看9:10到13吧。

这段经文警告今日的基督徒，切勿妄自揣测自己在神面前所谓的义，也不要以为臭名昭著的罪人不义的地位无法改变。人不可因自己所谓的义而沾沾自喜，正如不可因别人所谓的不义而沾沾自喜一样。天父呼召人进入天国的呼召在今天依然有力，但进入天国的应许并非赐给那些仅仅呼喊“主啊，主啊”的人，而是赐给那些真正遵行天父旨意的人。

回到7:21。现在，我想对这段经文中关于以色列和教会的一些评论。基督教释经家通常从救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两个儿子的比喻”。长子起初拒绝，但后来顺服，代表外邦人；次子起初应许，但后来拒绝，代表以色列。

然而，这种解释预设了上下文中未提及的内容，即犹太人和外邦人在上帝整体计划中的关系。上下文的重点在于犹太人对约翰的回应，因此，最好将这则寓言中对比的各方视为以色列内部的群体，而不是犹太人与外邦人。约翰和耶稣的信息都向犹太人提出了末世论的逆转，其中，当权者中不悔改的人被悔改的、没有地位的人所取代，但被赋予权利的替代者与被剥夺权利的前任领导人一样，都是犹太人。

对今天以外邦人为主的教会来说，教训就是要避免重蹈犹太教会的覆辙，正如保罗在罗马书11章19至22节所教导的。现在我们来查看21章33至46节恶佃农的比喻。这个比喻结合了旧约的两个主题：以色列神的葡萄园和以色列人对先知的弃绝；以及耶稣是神启示的顶峰，以及以色列人对先知的弃绝是以色列背叛的顶峰。这个比喻延续了耶稣在21章23节对犹太领袖关于耶稣权柄来源问题的回答。

他的权柄来自上帝，葡萄园的主人——以色列。上帝对祂子民的领袖们表现出惊人的耐心，这些领袖们在历史上屡次拒绝祂的使者。这些上帝子民的领袖们并没有结出果子，也没有过上符合律法的正确生活。

如今，他们正要除掉园主的儿子耶稣，以为这样就能为他们继续掌权统治人民铺平道路。然而，葡萄园的主人最终还是会拥有最终决定权，他会除掉那些领袖，并用新的人——耶稣的门徒——取而代之。最终，上帝会从他的子民身上收获果实。

因此，恶农夫的比喻是救赎历史的缩影。它既是对耶稣受难预言的预言，也是对耶稣死亡和复活的预言。马太福音的背景显然源自以赛亚书5章1至7节中关于葡萄园的诗歌。以赛亚书5章1至7节明确谴责了以色列人的不忠，并以精心耕耘的葡萄园莫名其妙地结不出好果子的比喻来表达。

以赛亚书5:1和2分六个步骤描述了这位挚爱之人如何将肥沃的山丘转变为一块充满希望的葡萄园。这些步骤与马太福音21:33和34中的六个步骤非常相似，尽管马太福音21章并没有按照相同的顺序排列这些步骤。现在让我们简要谈谈马

太福音在21:43中是如何讲述国度被夺取和国度被赐予的。基督教释经学常常将马太福音21:43视为预言以色列民族作为上帝子民的灭亡，并被以外邦人为主的教会所取代。

但是，那些即将被剥夺葡萄园权柄的顽固农夫究竟代表着什么群体呢？就比喻本身而言，葡萄园代表以色列，而不是农夫们，后者表面上代表着以色列的领袖。以色列领袖们对比喻的回应以及它在21:45节对耶稣的运用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们意识到耶稣一直在谈论他们。

他们就是21:35-39中那些不顺从的农夫。他们就是21:42中那些拒绝石头的工匠，他们也是21:44中那些被石头砸得粉碎、磨成粉末的人。比喻中那些不顺从的农夫，与当时的犹太宗教领袖的对应关系，似乎相当明显。

但如果21:43说的是国度的权柄从这些犹太领袖手中被夺走，那么经文说国度的权柄将赐给谁呢？一些学者认为这句话是确凿的证据，表明一个新的国家——教会——已经在神的计划中取代了以色列国。但考虑到前面关于国度从哪个实体被夺走的讨论，这种观点难以令人信服。21:43中的代词“你们”的比喻先行词是顽固不化的农夫，而不是硕果累累的葡萄园。

从接下来的上下文来看，犹太领袖们显然认为耶稣在21:46指的是他们，而不是指整个以色列。因此，如果认为这节经文表明外邦教会取代了以色列，那就太过头了。马太在21:43中使用的“民族”（希腊语为ethnos）一词，也并没有明确支持这种观点。

如果你研究马太福音中“民族”一词的使用方式，你会发现，马太教导我们，那些结出果实的人，也就是那些践行天国伦理的人，将取代那些拒绝将收成交给地主的顽固农民。这些人，这些遵行上帝旨意、结出祂果实的实体，是一个道德实体，而非一个种族实体。

在马太看来，他的王国以及其他类似的王国，都将耶稣视为妥拉的终极导师，践行着王国伦理。正是他们，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取代了耶路撒冷的宗教机构，成为以色列的领袖。此外，这里还涉及以色列和教会的问题。

马太福音21:33至46是对犹太宗教机构的控诉，其领导以色列的权利将被马太福音的基督教犹太社群剥夺。马太福音21:43中的“民族”将米提亚社群描述为末世弥赛亚的残余，其领袖将取代耶路撒冷现有的宗教机构，带领以色列结出果子，为上帝结出公义的果子。因此，马太福音21:33至46不应以取代论的方式解读，也就是说，不应以外邦人取代在上帝的计划中不再拥有权利的犹太人的方式解读。

这种解经方式在教会历史上确实可悲地支持了反犹主义，现在是时候我们重新审视这种解经方式了，它所支持的神学往往与反犹主义实践、大屠杀以及发生

在犹太人身上的那些难以言喻的事情有关。相反，马太福音21:33至46应该被解读为国度领导权的内部转移，从毫无成果的耶路撒冷宗教机构转移到由耶稣使徒领导的成果丰硕的米提亚基督教犹太社群。这个社群相当于以色列的末世余民，他们继续向以色列传教，同时将视野扩展到所有国家。

它处于新约圣经神学的宏大框架之中。这些末世犹太余民成为新生教会的核心。虽然教会的扩张主要靠着赢得外邦人归向弥赛亚耶稣，但它根植于上帝对亚伯拉罕后裔的应许，这一点绝不能忘记。

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的话，值得在这里重复引用，因为救恩来自犹太人。约翰福音4:22，以及许多其他经文。现在我们需要继续，嗯，我想，我们需要总结一下我们在马太福音22章中看到的内容。

在马太先前预言耶稣将在耶路撒冷受死，并设定了耶稣的地理背景之后，耶稣凯旋进入耶路撒冷的重大事件就发生了。马太随后描述了耶稣在圣殿中的活动，包括赶出兑换银钱的人，医治瞎子和瘸子，以及与祭司长和文士对峙。接下来，对无花果树的咒诅成为祷告的实例。

耶稣重新进入圣殿，回答了祭司长和长老们关于他权柄的问题。他的回答分为三个阶段。首先，他向犹太领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但他们拒绝回答。然后，他简短地讲述了一个有两个儿子的人的故事，然后又讲述了一个葡萄园主人的故事。

本章结尾，法利赛人明白耶稣的故事是在谴责他们，尽管他们惧怕众人，却仍然试图抓住耶稣。第22章延续了同样的思路，耶稣继续向法利赛人讲述他的寓言，而法利赛人则不断升级针对他的阴谋。接下来，正如我在第22章中所说，事情进展顺利。

首先是婚筵的比喻。马太福音22:1至14节包含一段叙述性的引言（22:1）。确切地说，比喻本身在22:2至13节，然后在22:14节作了总结。比喻本身包含一位君王的四个活动周期。

第一个循环在第2节，第二个循环在第4节，第三个循环在第7节，第四个循环在第11节。如上所述，婚筵的比喻是三个比喻中的第三个，这三个比喻有许多共同的主题，并共同谴责以色列的领袖。这三个比喻——两个儿子的比喻、邪恶佃农的比喻，以及最后的婚筵比喻——最初都讲述了以色列的领袖如何拒绝上帝的弥赛亚，如何错失了上帝。

这三个比喻都与失败有关，无论是次子的失败，佃农的失败，还是最初受邀参加婚宴的人的失败，甚至是比喻结尾那个没有穿婚宴礼服的人的失败。根据对这个比喻的普遍看法，君王上帝差遣他的仆人去见先知，邀请他的子民以色列

人参加他儿子耶稣的婚宴。由于以色列人拒绝前来杀死国王的仆人，国王便派遣军队前往罗马，摧毁了耶路撒冷城。

然后，宾客们被从主干道（也就是外邦人）中带走。没有穿礼服的宾客，也就是伪君子，会受到惩罚。这种常见的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但这个比喻是否旨在传达从犹太人到外邦人的救赎历史性转变，则值得怀疑。

那些抓住、嘲笑并杀害上帝使者的人并非指整个以色列，而是以色列的领袖。因此，从神学角度来看，就这场婚宴的比喻而言，比喻的结论是：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22:14）。这必须理解为对整个比喻要点的总结。

比喻强调了犹太领袖对上帝统治和弥赛亚耶稣的蔑视。有些人漠不关心，有225人，但其他人却越来越敌视。邀请已经发出，但只有相对较少的人响应。

那个没有穿婚宴礼服的人的悲惨结局，增添了前两个比喻所未见的维度。这个人的命运生动地描绘了那些最终在天国里拒绝耶稣的人的可怕结局，无论他们看起来是否公义。在这方面，22:11-13节描绘了最后的审判，但这个人显然回应了婚宴的邀请，并在宴会厅里聚集。

然而，他的衣服表明他并非真正属于那里。他的命运让读者想起公元715-23年的假先知和公元1342年的不法之徒。耶稣通过这部分比喻警告门徒，他们的苦难并非仅仅来自外部的对手。

他们不能自满，以为神圣的认可凌驾于服从耶稣所有诫命的必要性之上。现在来看22:15-22中关于纳税的问题。耶稣从21:24到22:14一直在回答犹太领袖关于他权柄来源的问题。

从22:15开始，犹太领袖们开始了一系列的三次对峙，试图挑战耶稣的智慧。然而，耶稣证明了他的教导远远超越了法利赛人（22:15-34）、撒都该人（22:23）和希律党人（22:16）。最后，他回答了他们所有的问题，但他们却无法回答他的一个问题（22:46）。

耶稣对纳税是否合乎礼仪的问题，给出了精妙的解答，这让希律党人和法利赛人都感到困惑。对于一个与税吏为友的人来说，简单的肯定回答或许在意料之中，但这会疏远法利赛人和那些更民族主义的人。对于一个刚刚在22:11被以弥赛亚的称号称赞的人，简单的否定回答或许在意料之中，但这会让耶稣面临煽动叛乱的指控。

法利赛人很可能希望得到否定的答案，但他们听到的内容却大吃一惊。反对希律的法利赛人被告知，他们应该向罗马政府纳税，显然是因为上帝的旨意将罗马人置于犹太人之上。希律党人则被提醒，他们对皇帝的忠诚不能取代他们对上帝的忠诚。

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皇帝硬币上的铭文是错的。他既不是上帝，也不是大祭司。

但那些虚伪的质问者却把这枚亵渎神明的钱币带进了圣殿。总而言之，耶稣否认税收的有效性，并没有安慰法利赛人；他也没有通过肯定希律党人对罗马人的盲目忠诚来安慰他们。尽管质问者们虚伪地奉承，耶稣仍然忠实地教导了上帝的道。

现在我们继续讨论婚筵和复活的问题，这是一个在很多方面都令人费解的章节。这次与撒都该人的遭遇与之前与法利赛人的遭遇相似。在这两个例子中，耶稣都被那些想要陷害或诋毁他的人问了不同的问题，但他的回答却使他们名誉扫地，令他们大吃一惊。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并非围绕着税收这个热门政治议题，而是围绕着圣经的解读。撒都该人请求耶稣结合申命记5:5中关于娶寡嫂制婚姻的诫命，来探讨来世的概念。他们显然认为，基于妥拉的娶寡嫂制婚姻与法利赛人的来世观念不符。或许他们只是想让耶稣站到他们一边，对抗法利赛人。

无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耶稣告诉他们，他们否认复活是出于无知的错误。他们对复活和来世的看法显然只是将人复活，恢复到以前的生活。他们不知道上帝的力量能够在复活时改变人，使他们不再是性活跃的生物。

也请在这里查看哥林多前书15:35及后续经文。性是最初创造的美好的一部分，但马太福音19:28中重生的生命，或22:30中所说的复活，将超越最初创造的这一方面。这种转变使得撒都该人引用利未娶律法变得无关紧要。

撒都该人也对圣经一无所知，特别是出埃及记3:6。耶稣从这节经文论证说，上帝与族长立约的忠诚意味着他们最终会复活，以及所有上帝子民的复活。总而言之，耶稣认为反对者狡猾的反对是源于应受谴责的无知和错误的神学。这就是戴维斯和艾利森对这段经文的看法。

现在我们继续讨论22:34-40中关于大诫命的问题。这第三个关于耶稣与犹太领袖互动的故事争议最少。在这段对话中，耶稣简洁地概括了旧约的伦理教义，让人联想到7:12中的教导。耶稣教导中一个突出的部分是他与律法的关系，这一点我们早在5:17-48就已注意到。律法专家在此提出的问题表明了耶稣与他同时代人对律法的看法有何不同。

耶稣并没有将爱置于律法之上，而是一如既往地直指遵守律法的核心，即爱上帝以及爱那些按照上帝的形象受造的人。如果一个人真正爱上帝，他就会爱那些拥有上帝形象的人，正如雅各书3:9和10所说。当一个人爱人类时，他就间接地表达了对造物主的爱。

这一基本原则是摩西律法中具体条款的基础，也是先知呼吁以色列重新顺服摩西的信息的基础。其他新约经文也呼应了这一主题，肯定爱是律法的根本义务。罗马书13:9和10，加拉太书5:14，歌罗西书3:14，雅各书2:8。就这段经文的神学而言，我们需要记住，耶稣将申命记6:5列为第一和最大的诫命，是希望它被视为利未记19:18的基础。如果堕落的人类没有首先承认上帝对他们的恩典和他们先前爱上帝的义务，他们怎么能开始爱邻舍如同自己呢？神对人类的爱使他们能够以爱来回应上帝和他们的同胞。

看来，以神为中心或垂直的义务是人类中心或水平义务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这句话出现在出埃及记20:2和申命记5:6十诫的开篇。虽然利未记19:18可能与申命记6:5同等重要，但它不能脱离申命记6:5的基础。没有利未记19:18，人就无法实践申命记6:5，因为人通过遵守他的诫命来表达对神的爱，而其中许多诫命都与人际关系有关。利未记19:18在新约中呼应了人们会本能地爱自己的假设。

现代心理学术语认为，爱神爱邻人的先决条件是学会爱自己，这似乎完全颠覆了圣经的模式。比较以弗所书5:28和29。现在，关于大卫之子的结尾章节，也与大卫的主有关。

在这段经文中，耶稣主动质问法利赛人，但他并非仅仅想陷害他们，仿佛他们是他自己。他并非试图赢得辩论，而是试图用他的教导赢得他们的心。23:37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他们所提出的问题，罗马税收的合法性、末世论的推测，甚至基本的伦理义务，在以色列历史的这个决定性时刻，都不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最重要的问题是耶稣是弥赛亚，而他们正在拒绝祂。祂与大卫王的关系，在这个关键时刻值得他们思考。

犹太领袖和耶稣都一致确认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22:42），但真正的问题是，确认弥赛亚身份的意义何在？耶稣的第二和第三个问题揭示了这个问题。22:43中的第二个问题似乎假设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具有人类的身份。既然假设弥赛亚是大卫的人类后裔，那么大卫在诗篇110:1中怎么会称他为主呢？第三个问题则反其道而行之。

如果弥赛亚是大卫的主，他怎么会是大卫的子孙呢？在马太神学中，耶稣卑微的大卫血统并非故事的全部。耶稣也是神迹诞生、被神证实为神之子。马太此前曾暗示耶稣比大卫更伟大，现在他解释了其中的原因。

大卫之子也是神之子。关于这一点还有很多话要说，但我们需要先过渡到接下来的内容。马太福音22章继续描述了耶稣与耶路撒冷犹太领袖之间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始于耶稣凯旋入城后不久。

婚筵的比喻，22:1-14，是始于21:28的一系列比喻中的第三个。这三个比喻都强调了领袖们拒绝上帝和弥赛亚耶稣的统治，并用悖逆的儿子、邪恶的佃农，以及如今拒绝国王邀请的叛逆臣民来比喻。紧接着这一系列比喻，我们刚才讨论过三个颇具争议的故事。总而言之，马太福音22章将耶稣与犹太领袖之间的言语冲突引向了悲惨的结局。

耶稣的比喻放大了以色列的悖逆和罪孽，因为他们不顺服基督的统治。犹太领袖们的问题试图陷害耶稣，并质疑他的教导。如果曾经有过任何疑问，那么现在非常清楚的是，耶稣和以色列领袖之间不可能和解。

他最终对他们的回答是无解的。大卫能称他的弥赛亚儿子为主，唯一的理由是他的儿子是神。那些想挑战耶稣身份来陷害他的法利赛人，如今自己也被耶稣陷害了，耶稣自称是大卫的后裔，是他尊贵的主。

但所有对话均已停止，预示着不祥之兆。